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

起戊戌晉成帝咸康四年凡二十二年

四年起建武四年○代高祖翼捷建國元年○中宗李壽漢興元年

春趙王虎燕王皝合兵攻段氏破之

虎拔令支悉取其地趙王虎擊段遼使桃豹等將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等帥步

騎七萬為前鋒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段遼將

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而更共燕

闕萬一失利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為卿所

誤以成今日之患今不復墮卿計中矣乃悉眾追之

皝設伏邀擊大破之掠五千戶而歸虎進屯金臺支

雄長驅入薊遼所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

十餘城北平相陽裕帥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

恐其為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耻於迎

降耳無能為也遂過之至徐無遼不敢復戰棄令支

奔密雲山慕容翰奔宇文氏虎入令支宮徙二萬餘

戶

戶於司雍充豫四州士大夫之有夏四月成李壽弒

其主期而自立改國號漢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

王壽威名使出屯涪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常詐為邊

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壯不應而往

見壽壽問自安之策壯曰蜀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

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

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遂襲成都壽世子勢為

翊軍校尉開門納之遂克成都屯兵宮門奏殺大臣

數人縱兵大掠數日乃定矯太后任氏令廢期為縣

公幽之期縊而卒羅恒解思明等勸壽如壯策壽用

任調等言遂自稱帝改國號曰漢尊父驤帝號更以

舊廟為大成廟後竟盡殺成主雄諸子以安車

東帛徵龔壯為大師壯誓不仕贈遺一無所受五月

趙王虎擊燕不克燕慕容恪追擊大破之趙王虎以

段遼而自專其利伐之又遣四出招誘民夷得三十

六城遂進逼棘城孰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根諫曰趙

疆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不可復敵矣

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

風委去為必亡之理乎孰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

太守劉佩曰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當自彊以厲

將士不宜示弱事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

安眾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

還於是士氣自倍孰意乃安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

日趙兵不能克而退孰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

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諸軍皆潰惟游擊將軍石

略虎愛之比諸孫虎還鄴蒲洪以為子驍勇善戰多策

軍事閔言於虎曰英雄得將士死力拜都督六夷諸

常之才且握疆兵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

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奈何殺之待之愈厚孰分

兵討諸叛城皆下之誅滅甚眾虎遣曹伏將青州之

眾戍海島運糧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

穀詣高句麗使王典帥眾萬餘屯田趙冀州大蝗趙

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謀復擊燕趙冀州大蝗趙

州入郡蝗司隸請坐守宰趙王虎曰此朕失政所致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

不逮而欲妄陷無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

事郝鑒為太尉庾亮為司空六月更以導為丞相罷

司徒官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

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

受章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

知不可況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不稽首歸政

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託付

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

不聽或勸導密為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

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

何懼哉孫盛諫亮曰主公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

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問內外耳亮乃止是時亮

雖居外鎮而遙執朝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勢者多

歸之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

規塵汚人○導以李充為掾充以時俗崇尚浮虛嘗

以為老子絕仁棄義蓋患乎懷仁義者寡而利仁義

者眾耳而凡人見形逐迹離本逾遠乃作學箴以祛

其蔽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非

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耻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

仁義者蜀中又雨百姓飢疫漢主壽命羣

而已秋漢霖雨臣極言得失龔壯上封事曰陛下

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軟血盟衆舉國稱藩

天應人悅大攻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淫雨

百日飢疫並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愚謂

冬十月光祿勳

顏含致仕顏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傳

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

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

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欲為之筮

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

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代王翳槐卒弟什

翼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代王翳槐疾病命

翼健立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以什翼健在遠

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以什翼健在遠

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以什翼健在遠

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以什翼健在遠

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以什翼健在遠

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以什翼健在遠

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以什翼健在遠

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以什翼健在遠

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以什翼健在遠

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以什翼健在遠

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以什翼健在遠

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以什翼健在遠

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以什翼健在遠

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以什翼健在遠

來未可必謀立次弟孤孤不可自詰鄴迎什翼健請
 身留為質趙王虎義而俱遣之什翼健即位於繁時
 北分國之半以與孤代自猗盧卒國多內難部落離
 散什翼健雄勇有智略能修祖業始置百官分掌眾
 務以代人燕鳳為長史許謙為郎中令制反逆殺人
 姦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
 姓安之於是東自瀛貊西及破落那南距
 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眾數十萬人
 十二月趙

遣兵迎段遼燕慕容恪擊敗之以遼歸殺之

段遼自密雲山

遣使求迎于趙既而中悔復遣使于燕趙王虎遣麻
 秋帥眾迎之勅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燕王皝
 亦自將迎遼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皝遣恪伏精騎於
 密雲山大敗秋兵獲其司馬陽裕盡得遼眾待遼以
 上賓之禮以裕為郎中
 令父之遼謀反皝斬之

五年 趙建武 春正月 庾亮表請伐趙詔諭止之

亮欲開復

中原表以桓宣鎮襄陽弟懌鎮魏興翼鎮江陵毛寶
 樊峻戍邾城上疏欲帥人眾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

羅布江河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
 尉鑒議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時
 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疆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
 何功之有為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
 胡之疆弱胡之疆弱繫虎之能不自石勒舉事虎常
 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
 將相內難既平翦削外寇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
 觀之虎為能乎將不能也今征西欲自將大軍席卷
 河南虎必親帥其眾來決勝負欲與之戰何如石生
 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汜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
 何如蘇峻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
 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眾不能拔又當是時洛陽關
 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鎮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
 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
 也蘇峻之疆不及石虎汜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
 能禦蘇峻而欲以汜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
 在譙佃於城北界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熟胡至丁
 夫戰於外老弱獲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
 此數年竟不獲利當是時胡唯據河北方之於今四
 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

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胡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代王什翼犍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捷求昏於燕 什翼犍會諸大人議都灑源川其丹王家多難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無所避之乃秋七月止什翼犍求昏於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

丞相始興公王導卒以何充為護軍將軍庾冰為中

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 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

計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初導與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於帝且曰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虞矣及導薨詔喪葬參用天子之禮謚曰文獻徵庾亮為丞相亮固辭遂以充及亮弟冰參錄尚書事冰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翕然稱為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恕至冰

頗任威刑丹陽尹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如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冰好為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八月改丞相為司徒○寬縱疎密自由律令無用矣

太尉南昌公郗鑒卒以蔡謨都督徐充軍事 鑒疾篤

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遷徙新附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可為徐州鑒薨即以謨代之時左衛將軍陳光請伐趙詔遣攻壽陽謨上疏曰壽陽城小而固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又聞賊河北之騎足以來赴况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誠也今光所將皆殿中精兵以國之爪士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九月趙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非長策也乃止

人入寇攻沔南及邾城陷之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

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禦寇者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也若羯虜有可乘之會又不資於此矣至是庾亮使毛寶樊峻戍之趙王虎遣夔安等將兵數萬入寇敗晉兵殺五將軍以二萬騎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不時遣沔南邾城皆陷寶峻突圍赴江死安進寇江夏義陽皆降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擊敗之乃退時亮猶欲遷鎮聞邾城陷乃止

趙以李巨為御史中丞趙虎患貴戚豪恣乃擢巨為中丞中外肅然虎曰漢殺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漢殺其臣李演羅恒解思明復議奉晉漢主壽不從李演之為人耻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為勝之也

冬燕王皝遣長史劉翔來獻捷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遂遣長史劉翔來獻捷論功且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皝又使其子恪張駿立辟雍明霸擊字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

堂

庚六年 建武

春正月司空庾亮卒以何充為中書令

庾翼都督江荆等軍州事

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

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

慕容翰自宇文部歸于燕

宇文逸

翰才名翰乃陽狂乞食舉國驚之不復省錄以故得往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燕王皝以翰因猜嫌

出奔雖在它國常潛為燕計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迎之翰遂竊逸豆歸名馬携其二子逃歸

厚遇之有星孛于太微○三月代始都雲中○秋漢

大閱於成都

趙王虎遺漢主壽書欲連兵入寇中分

都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也既

滅晉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爭天下則疆弱不敵危

亡之勢也羣臣亦皆叩頭泣諫壽乃止壯以為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報叔父之仇又欲使壽事晉壽不

從乃詐稱耳聾辭歸以文冬趙大發兵以伐燕燕人籍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

襲之入趙高陽趙師還趙王虎合兵五十萬具船萬斛于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交豫雍洛

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括取民馬敢匿者腰斬凡得四萬餘匹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王

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復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遂帥諸軍入自蠟喻塞直

抵薊城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略三萬餘家而去趙

趙命其太子宣及弟韜送省尚書奏事趙兵乃還

虎以韜為太尉與宣送日省可尚書奏事不復啓白司徒申鍾諫曰太子職在視聽不當預政廢人遂覆

車未遠也且二政分權鮮不階禍愛之不道適所以害之也虎不聽中謁者令申福有寵於虎宣亦昵

之使典機密虎既不省事而宣韜皆好酣飲吹獵漢由是除拜生殺皆決於福自九卿以下墜塵而拜

遣使如趙趙人報之漢主壽致書於後趙王虎署曰

曰壽既僭大號今以制詔與之彼必酬返不若復為書與之會挹婁國獻楛矢石柝於趙波因請以遺漢曰使其知我能服遠方也虎從之遣漢亡將李閔歸報閔至成都壽下詔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虎聞之怒黜波以白衣領職

七年建武春正月燕築龍城燕築城於柳城之北

龍城曰二月朔日食○封慕容皝為燕王劉翔至建

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為

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為故事大將軍不處

邊異姓不封王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為戎

藪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能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

鎮軍心存本朝屢殄疆敵使石虎畏懼感國千里功

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哉吾非苟尊

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

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為夷狄相攻中

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

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

無憂國之心。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翔留歲餘，衆議終不決。會魏上表罪狀，庾氏兄弟又與水書責其當國不能雪耻，水懼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以凱為大將軍，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以翊為代郡太守，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宴集謂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燕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謬謂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乃遣使持節冊命與翔偕北。公卿餞之，翔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蔓草猶宜早除，況寇讐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三月，皇后杜氏崩。夏四月，葬恭皇后。○詔正土，斷白藉。○秋，代築盛樂城。○

寅壬

燕慕容恪鎮平郭。燕王皝以恪為度遼將軍，鎮平郭。之不敢入，漢殺其僕射蔡興、李嶷。初，成王雄以儉約寬入，還盛稱鄴中繁庶，宮殿壯麗，且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內。壽慕之大，修宮室，人有小過，輒殺。諫死。民疲於賦役，思亂者衆。

八年。趙建武。春正月朔，日食。○二月，豫州刺史庾悅

有罪自殺。飲犬大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

遂飲鴆而卒。夏六月，帝崩。琅邪王岳即位。帝幼冲

長，頗有勤儉之意。至是不豫，或詐為尚書符，勅宮門

無得內宰相，衆皆失色。庾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然。

帝二子不奕，皆在襁褓。冰恐易世之後，親屬愈踈。為人所間，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為嗣。帝許之。中書令何

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且今將如孺子，何冰不聽。」帝乃詔冰充及武陵王晞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

並受顧命而崩琅邪王即封成帝子不為琅邪王奔

為東海王○秋七月葬興平陵以何充都督徐州軍

事帝徒行送喪至閭闔門乃升素輿既葬臨軒庾米

龍飛臣米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觀升平冬十月燕遷

都龍城○十一月燕王皝擊高句麗入丸都載其王

劍父尸及毋以歸慕容翰言於燕王皝曰宇文屢為

附加之庸闇將帥非才國無防衛軍無部伍臣父在

其國悉其地形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麗去國

密邇必乘虛掩吾不備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還

取宇文如返手耳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彊無

返顧之憂然後中原可圖也皝曰善高句麗有二道

北道平濶南道險狹衆欲從北道翰曰虜必重北而

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丸都不足

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

無能為也皝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翰及慕

容霸為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

以伐高句麗其王劍果遣弟武帥精兵拒北道自帥

羸兵備南道翰等先至與劍合戰皝以大眾繼之高

句麗兵大敗諸軍乘勝遂入丸都劍單騎走獲其母

妻會王寓等戰於北道皆敗沒皝不復窮追遣使招

劍不出韓壽曰高句麗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

散潛伏山谷大軍既去必復鳩聚收其餘燼猶足為

患請載其父尸囚其生母而歸俟其束身自歸然後

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也皝遂發劍父墓載其尸虜

道行善文堂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一

崔

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相望

康皇帝建元元年建武九年春二月高句麗王釗朝貢

于燕燕還其父尸留母為秋七月詔議經略中原庾

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趙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

立城壁公私笏擾又江州當泝流供給力役增倍且

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

相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

資周惡屢弧之謚而成褒姒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

道而行讓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社

稷之長計耳翼乃止翼為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

琅邪內史桓溫彝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槩

翼與之友善嘗薦於成帝曰溫有英雄之才願勿以

常婿齊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之勳時杜乂

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

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

左興云嘗相與省之知浩有隋然之志既退相謂曰

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為司馬詔除侍中安

西軍司治不應翼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

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

不起浩父美為長沙相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

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容

之大較江東之政姬煦豪彊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

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殺倉

督監以塞責山遐為餘姚長為官出豪彊所蔽二千

戶而衆共驅之令不得安席雖皆前宰悻謬江東事

去寔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不能拔足於風塵

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翼以滅胡取

蜀為已任遣使約燕涼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為難唯水意與之同而桓温譙王無忌皆贊成之至是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眾北伐表桓宣督諸軍趣丹水桓温為前鋒小督帥眾入臨淮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

漢主壽卒太子勢立○庾翼移鎮襄陽詔以翼都督征討軍事庾冰都督荆江等州軍事徵何

充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翼欲移鎮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移鎮安陸帝遣使

警止之翼遂遠詔北行至夏口復請鎮襄陽翼時有眾四萬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遣冰出鎮武昌以為繼援徵充輔政又徵褚裒為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近戚畏嫌尋復出督兖州鎮金城

二年趙建武十年○漢春正月趙大閱罷兵趙王虎主李勢太和元年

於太武殿有白鴈百餘集馬道之南時諸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曰白鴈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不宜南行虎乃臨宣武觀大閱而罷燕王皝擊滅宇文部逸豆歸走死

皝還殺其兄翰

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出

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於是皝自將以慕容翰為前鋒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將兵逆

戰皝遣謂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今吾克之其國不攻自潰

矣然吾熟其為人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斬之宇文士卒不戰而潰燕兵乘

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徙其部眾於昌黎闢地千餘里高詡中流矢

卒詡善天文皝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為忠蓋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

者勞是以后稷播種堯不預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安用之皝默然翰與宇文

氏戰為流矢所中臥病積時後漸差於其家試騎馬或告翰欲為變皝雖藉翰勇畧然終思之乃賜翰死

翰曰吾負罪出奔既而復還死已晚矣然羯賊跨據中原吾不自量欲為國家蕩一區夏此志不遂沒

遺恨飲藥而卒趙太子宣焚惑守房心趙殺其中書監王波趙太子宣怒領軍王

朗會焚惑守房使趙攬言於趙王虎曰宜以貴臣王
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無貴於王領軍虎問其
大攬無以對因曰唯王波耳虎乃下詔追罪波
前議枯矢事腰斬之既而愍其無罪追贈司空桓宣
及趙兵戰于丹水敗績宣擊趙李熙於丹水為熙所

代領宣衆秋九月帝崩太子聃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

后臨朝稱制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為嗣

帝崩充奉太子即位由是冰翼深恨充帝方三歲太

后臨朝稱制充薦褚裒宜綜朝政裒固請居藩改督

徐兗鎮京口尚書奏裒見太后在冬十月葬崇平陵

公庭則如臣禮私覲則嚴父從之襄陽還鎮夏口詔

翼復督江州翼繕修軍器大佃積穀以圖後舉

乙巳 趙世宗 穆皇帝永和元年 趙建武十一年 魏主慕容

代小國三新小 春正月趙大發民治長安洛陽宮

虎發諸州四十餘萬人治未央洛陽宮造獵車千乘

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數千里為獵場犯其

禽獸者罪至死增置女官二十四等大發民女三萬

餘人以配之郡縣多逼奪人妻殺其夫荆楚揚徐流

叛略盡守令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 燕罷苑囿以

給新民 燕王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

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猶

不取其七八也今殿下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其

無田者十有三四是宜悉罷苑囿以賦新民無牛者

官賜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今官司猥多皆宜澄汰
工商末利宜立常員學生三年無成當歸之於農參
軍王憲大夫劉明近以言忤旨免官禁錮長史宋該
阿媚苟容輕劾諫士不忠之甚者也皝乃下令悉從
其言仍賜裕錢五萬宣示內外欲陳過失者勿有所
諱皝雅好文學常親臨庠序講授考校以會稽王昱
學徒至千餘人頗有妄濫者故裕及之

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

詔徵褚裒輔政尚書劉遐說之曰會稽王

令德雅望足下宜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辭歸藩昱清

虛寡欲尤善玄言常以劉惔王濛韓伯為談客郝超

謝萬為掾屬超鑿之孫也少卓犖不羈父愔簡默冲

退而嗇於財積錢至數千萬常開庫任超所取超散

施親故一日都盡萬安之二龍見于燕之龍山燕有

弟也清曠秀邁亦有時名二龍見于龍山交首遊戲解角而去燕王鮑祀以太

牢命所居新宮曰和龍是歲始不用晉年號自稱十

二年秋七月江州都督庾翼卒以桓温都督荆梁等州

軍事翼病表子爰之為荊州刺史委以後任及卒朝

日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疆胡西隣勁蜀得

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

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温英

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温者丹楊尹劉

惔每奇温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温

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

流以已為軍司昱不聽以温代翼又以惔監河中軍代庾方之漢主勢殺其弟廣漢

勢之弟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不許馬當解思明諫

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將益孤危固請許之

勢疑其與廣有謀收斬之襲廣於涪城廣自殺思

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思

有智略敢諫諍當素得人冬十二月張駿自稱涼王

是歲駿分境內二十二郡三營為涼河沙州駿自稱

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之始置祭酒等官車服

丙午

二年趙建武十二年春正月揚州刺史都鄉侯何充

卒充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所燕襲夫餘

拔之虜其王玄以歸○二月以光祿大夫蔡謨領司

徒○三月以顧和為尚書令殷浩為揚州刺史褚裒薦顧

和殷浩詔以和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其

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弊理極足

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也家

國不異宜深思夏四月朔日食○五月涼王張駿卒之浩乃就職

世子重華立○趙殺其尚書朱軌立私論朝政法中趙

黃門嚴生惡朱軌會父雨諧軌不修道路謗訕朝政趙王虎囚之蒲洪諫曰陛下德政不修天降淫雨七

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况人乎願止作徒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

副眾望虎雖不悅亦不之罪為之罷長安洛陽作役而竟誅軌又立私論朝政之法聽吏告其君奴告其

主公卿以下朝覲以趙攻涼州張重華遣主簿謝艾目不敢相過談語

將兵逆戰大破之

後趙遣將軍王擢麻秋擊涼州張重華悉發境內兵使裴恒將以擊

之久而不戰司馬張軌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

蓋才之所堪則授以事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也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

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艾引兵出夜有二泉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泉者勝今泉鳴牙中克敵

之兆也進與趙戰大敗之麻秋之克金城也縣令車濟不降伏劍而死秋又遣書誘致死成都尉宋矩矩

曰為人臣功既不成唯有死節耳先殺妻冬漢李弈子而後自刎秋曰皆義士也收而葬之

舉兵攻成都而不克而死漢主勢驕淫不恤國事罕接公卿信任左右讒諂並進刑

罰苛濫由是中外離心太保李弈自晉壽舉兵反眾至數萬勢登城拒戰射殺之蜀土先無獠至是始出

自巴西至犍為梓潼布滿山谷十餘萬落十一月桓不可禁制大為民患加以饑饉四境蕭條桓

溫帥師伐漢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

者了於胷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患者胡
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
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
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
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
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旣西
胡必闕闢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
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
憂也温拜表即行委長史范江以留事朝廷以蜀道
險遠温衆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
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耳不必
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

未丁
三年建武十三年○是歲漢春三月桓温敗漢兵

于笮橋進至成都漢主勢降詔以爲歸義侯温軍至
大發兵趣合水以拒之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
兵將軍咎堅不從引兵向犍爲温軍至彭模議者欲
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
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

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
可必也温從之留參軍孫盛將羸兵守輜重自將步
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走散咎
堅至犍爲乃知與温異道還至則温軍於成都之十
里陌矣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于笮橋温前鋒不利
矢及温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
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温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
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輿礮面縛詣軍門温
送勢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爲參佐舉賢旌
善蜀人悅之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詔封勢歸
義侯夏四月趙攻涼州張重華遣謝艾將兵擊破之趙
侯秋攻抱罕晉昌太守郎坦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俊
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固守大城秋帥衆八
萬圍壘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
傷數萬退保大夏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萬進軍
臨河艾乘輅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
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
之艾左右大擾艾踞胡床指麾處分趙人以爲有伏
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三

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趙王虎復遣孫伏都帥步騎
 二萬會秋軍長驅濟河艾又破之虎歎曰吾以偏師
 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趙築華林苑趙王虎據
 抱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聚斂財物不可勝紀猶以為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
 其金寶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
 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遂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
 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然燭夜作暴
 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
 虎命司虞調之以駕芝蓋命太子宣祈福于山川因
 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
 萬出自金明門虎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
 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
 宣所舍縱獵士卒飢凍死者萬餘人所過三州十五
 郡資儲皆無子遺虎復命秦公韜繼出自并州至于
 秦雍亦如之宣怒其與已鈞敵宦者趙生勸宣除之
 冬十月以張重華為涼州刺史西平公
 爵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私謂歸曰王公
 奔世為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歸曰吾子失言

申戊

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
 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亦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
 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
 為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
 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甲夷狄
 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
 繼世而為王若帥河右之眾東平胡羯修復陵
 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遣使稱藩詔以初為雍州刺史仇池公

四年建武十四年秋八月趙太子宣殺其弟韜伏誅秦公

寵於趙主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謂所
 幸楊杯趙生曰汝能殺韜當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
 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茂不濟矣八月杯等
 殺韜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
 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鑿輿不宜輕出虎乃止既
 而事覺虎囚宣殺之鄴北窮極慘酷縱火焚之虎登
 中臺觀之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
 小子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大臣不聽

取殺之兒挽虎衣大呼至於絕帶虎因此加桓温征

西大將軍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温左

加温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温既

朝野推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温由是

與温寔相疑貳治以王羲之為護軍將軍羲之以為

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九月燕王皝卒世子儁

立世務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陽士秋士

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趙立子世為太子趙主虎

事汝善待之卒諡曰文明趙立子世為太子議立太

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

陛下所擇虎之拔上卦也將軍張豺獲前趙主曜幼

女有殊色納於虎虎嬖之生齊公世豺乃說虎曰陛

下再立太子其母皆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

孝者立之虎納其言令公卿上疏請之大司農曹莫

不肯署名虎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

故不敢署虎稱其忠而不能用冬十二月以蔡謨為

司徒謨上疏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

五年趙太寧春正月趙王虎稱皇帝○趙謫戍梁犢

反虎遣兵擊斬之趙主虎以即位大赦故東宮高力

在赦例高力督梁犢因眾怨作亂攻拔下犇掠民斧

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長驅而東北至長安

眾已十萬樂平王苞盡銳拒之一戰而敗犢遂趣洛

陽虎遣李農統步騎十萬討之大敗虎大懼以燕王

弑為大都督統姚弋仲蒲洪等討之弋仲將其眾八

趙王虎放堂

趙史紀卷之三

三

狗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賜以鎧馬弋仲
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鎧跨馬于庭中因策馬
南馳不辭而出遂與弋等擊犢於榮陽大破斬之虎
命弋仲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平西郡公以蒲洪
為雍州刺史都督夏四月趙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
秦雍封略陽郡公夏四月趙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
遵弒之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趙主虎病甚以彭城
為丞相張豺為鎮衛大將軍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恐
斌不利於太子矯詔免歸第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
受拜遣之涕泣而去虎臨西閣龍騰中郎三百餘人
列拜於前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虎
曰燕王不在內邪召以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
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憊眩而入
豺遂矯詔殺斌虎卒世即位劉氏臨朝稱制遵至河
內聞喪姚弋仲蒲洪及征虜將軍石閔等討梁犢還
遇遵於李城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
為嗣末年惛惑為張豺所誤今若聲豺之罪鼓行而
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而迎殿下者遵從之遂還趣
鄴耆舊羯士皆出迎之豺惶怖亦出迎遵命執之擐

甲曜兵入升前殿擗踊盡哀斬豺于市夷其三族假
劉氏令以遵嗣位封世為譙王廢劉氏為大妃尋皆
殺之以石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於是鄴中暴風拔
樹震雷雨雹大如孟升太武暉華殿災及諸門觀閣
蕩然無餘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時沛王冲鎮薊起
兵討遵遵使閔等討之冲兵大敗獲冲殺之阮其士
卒三萬蒲洪遣使來降石閔言於趙主遵曰蒲洪人傑
國家之有宜改圖之遵從之罷燕以慕容恪為輔國
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儁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
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儁以新遭大喪弗許霸曰
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復興或有英豪據其
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為後患儁猶豫未決將
軍封奔慕容輿根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
勢今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
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
民務農訓兵正侯今日若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
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儁從之以慕容恪

慕容評陽鶩為三輔將軍霸為前軍都督秋七月征
 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為進取之計趙亂出屯
 討都督褚哀率師伐趙不克而還桓溫聞趙亂出屯
 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達進
 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哀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
 指泗口朝議以哀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
 哀奏言前已遣前鋒王願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
 麋嶷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乃加哀征討大
 都督哀帥眾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
 千計朝野皆以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胡
 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
 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
 不能為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
 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材略疎短
 不能副心時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
 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附晉求援於哀哀遣部將王
 龕將銳卒迎之與趙將李農戰於代陂敗汲不還哀
 退屯廣陵陳達亦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哀還鎮京
 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

欲來歸附會哀已還威勢不
 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九月張重華自稱涼王
 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又喜博奕頗廢政事索振諫
 曰先王勤儉以實府庫正以讐耻未雪志平海內故
 也今畜積已虛而寇讐尚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
 功之人乎漢光武躬親萬機章奏請闕報不終日故
 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下情不得上通梁州刺
 沈寃困於囹圄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

史司馬勳伐趙拔宛城趙樂平王苞謀帥關右之眾
 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帥眾赴之
 出駱口破趙成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里三輔豪傑
 多殺守令以應之趙主遵遣王朗帥精騎二萬以拒
 勳為名因劫苞送襄勳兵少不敢進拔宛城殺趙南
 陽太守

冬十一月趙石鑒弒其主遵而自立初趙主
 而還

李城也謂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太子既而立太子
 衍閔素驍勇屢立戰功既總內外兵權乃撫循殿中
 將士中書令孟隼勸遵誅之十一月遵召義陽王鑒
 等入議於鄭太后前太后不可鑒出告閔閔遂劫李

農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士執導及太子衍殺之推
鑒即位鑒以閔為大將軍李農為大司馬並錄尚書
事秦雍流民立蒲洪為主秦雍流民相帥西歸路由
枋頭共推蒲洪為主眾至

十餘萬鑒懼其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為雍州牧洪
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分境
而治洪怒曰吾不堪十二月徐兗都督褚裒卒以荀
為天子邪引朴斬之

美監徐兗軍事哀還至京口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
對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哀慙憤發

疾卒以美代之時美年二十八趙石閔幽其主鑒殺
中興方伯未有如美之少者

胡羯二十萬人趙主鑒使樂平王苞夜攻石閔李農
孫伏都劉錚等結羯士三千欲誅閔農鑒曰卿好為

官陳力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等攻閔農又不克閔
農攻斬伏都等以兵守鑒於御龍觀懸食給之下令

城主曰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預也今日已
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禁於
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

為已用遂帥趙人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
死者二十餘萬其屯戍四方者皆命趙人為將帥者
誅之或高鼻多須濫死者半燕遣使如涼州約張重華
共擊趙

庚辰六年趙主石祗永寧元年魏主冉閔永興元年
舊大國一涼代燕小國一新大國一凡五僭國

春閏正月趙石閔殺鑒而自立改國號魏石氏之迹

託以識文有繼趙李更國號曰衛易姓李氏時新興
王祗鎮襄國公侯卿校出奔從之者萬餘人諸將張

沈張賀度等擁眾各數萬亦皆不附於閔汝陰王現
帥眾伐鄴閔與戰於城北敗之遂與李農擊張賀度

于石瀆鑒密召張沈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廢
鑒殺之并殺趙主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司徒申鐘

等上尊號於閔閔以讓農農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
也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迎天子還

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
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一四海乎閔

曰尚書可謂識機知命矣以殷浩督揚豫等州朝廷
乃即皇帝位國號大魏

道字君文卷

原大亂復謀進取故以浩為中軍將軍督揚豫蒲洪

徐交青州蒲洪為征北大將軍督河北諸軍事蒲洪

自稱三秦王改姓符姚弋仲遣其子襄擊洪洪迎擊破

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二月燕王

姓符氏以雷弱兒梁楞魚導段陵為將相

僞擊趙拔薊城徙都之燕王僞與慕容霸慕輿于將

皆走僞遂拔薊欲悉阮其士卒霸諫曰趙為暴虐王

與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

薊而阮其士卒恐不可以為王師之先聲乃釋之僞

入都于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太守李

產欲為石氏拒燕眾莫為用乃帥八城令魏主閔復

長出降僞悉置幽州郡縣守宰引兵還薊

姓冉氏閔以李農為太宰錄尚書事遣故趙將麻秋

殺符洪洪子健斬秋遣使來請命初趙將麻秋為符

將軍說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未可平也不如

先收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洪深然之既而

秋因宴鳩洪欲并其眾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

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州可定今不幸為豎子所

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

卒健代統其眾乃去王號稱晉官爵告喪請命趙

石祗稱帝於襄國祗既稱帝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

殊禮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祗以姚弋仲為右丞相待以

農魏主閔既殺農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夏

五月廬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克之○杜洪據長安

符健擊敗之王朗聞趙亂自長安赴洛其司馬杜洪

應之符健欲取之乃治宮室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

西意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雍州刺史

悉眾而西以魚遵為前鋒為浮梁以濟孟津遣弟輔

國將軍雄帥眾五千自潼關入兄子揚武將軍菁帥

道平文堂

通鑑綱目卷三

三

我死河南不復相見既濟焚橋自帥大眾隨雄而進

洪使張先逆戰於潼關之北故趙將張賀度等會兵

大敗走還洪懼固守長安

討魏不克趙故將張賀度等會于昌城將攻鄴魏主

其衆而歸閔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鉦魏主閔徵故散

鼓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也

騎常侍辛謚為太常謚不食而卒故晉散騎常侍龍

劉石之世徵辟皆不就魏主閔備禮徵為太常謚遺

閔書以為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

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秋九月燕徇冀州取

廉享喬松之壽矣因不食而卒

章武河間初渤海賈堅少尚氣節仕趙為殿中督及

徇渤海招之不降與戰冬十一月符健入長安遣使

擒之以為樂陵太守

來獻捷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奔司竹健以民心思晉

溫於是秦雍十二月免蔡謨為庶人不就職詔書屢

夷夏皆附之

下終不受於是帝臨軒遣侍中黃門徵之謨陳疾篤

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時帝方八歲甚倦問左右曰

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乃詔罷

朝會稽王昱令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

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復知所以為政

矣公卿乃奏請送廷尉謨懼帥子弟素服詣闕稽顙

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謨大辟會荀羨入朝語浩

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詔免

七年

趙永寧二魏永興二年秦主苻健皇始元年

是歲趙亡舊大國一涼代魏小國三新大國

凡五春正月日食鮮卑段龕以青州來降初段

於令支龕領其衆因石氏之亂南徙廣苻健自稱秦

天王健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

吾豈堪為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

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遂即天王大

單于位國 二月魏主閔圍趙主祗於襄國姚弋仲及

號大秦 燕王儁遣兵救之 魏主閔攻襄國百餘日趙主祗危

師於燕許送傳國璽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

遣其子襄救之誠襄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

受人厚遇當為復讐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

若不梟擒不必復見我也燕王儁遣悅縮將兵往會

之閔遣中郎常煒使於燕儁使封裕詰璽所在煒曰

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何也煒曰彼求救者為妄

誕之辭耳儁乃積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煒辭不

變左右請殺之儁曰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忠臣也

使出就館夜使其鄉人徃勞之且曰君何以不實言

王怒欲處君於遼碣之聚柰何煒曰吾結髮以來尚

不欺布衣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

雖沈東海不敢避也遂臥向壁不復言儁乃囚之於

龍城後知張舉之妄 三月魏主閔及趙燕姚襄之兵

乃殺舉而釋煒之囚 姚襄及趙石琨各引兵東救襄國魏主閔遣

戰敗績 將軍胡睦拒襄於長蘆孫威拒現於黃丘皆

敗還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

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

壘以挫其銳徐觀其釁而擊之道士法饒進曰太白

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

吾戰決矣敢沮眾者斬乃悉眾出與襄現戰悅縮適

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

之恟懼襄現縮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魏兵大

敗閔與十餘騎走還鄴將士死者十萬餘人姚襄還

灞頭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閔之為趙相也

所徙青雍幽荆之民及氐羗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

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

什有二三中原大亂因以飢疫人相食無復耕者

遣其將劉顯伐魏不克 趙王祗使其將劉顯攻鄴閔

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 秦遣使問民疾苦 秦王健

殺祗以自效閔乃引歸 秦遣使問民疾苦 秦王健

者問民疾苦搜羅儁異寬重歛之稅弛離宮之禁罷

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

除夏四月司馬勳會杜洪等兵擊秦敗還 杜洪遣使

召梁州刺史

直守長安

直守長安

直守長安

直守長安

直守長安

直守長安

直守長安

直守長安

直守長安

直守長安

直守長安

直守長安

史司馬勳勳帥步騎三萬赴之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街之使人告玄碩與勳通殺之趙劉顯弒其主祗而自立○秋八月魏徐充荆豫洛州來降○燕慕容恪取中山

遷其將帥士豪數千家請薊餘姚弋仲遣使來降以詔皆安堵軍令嚴明秋毫不犯

督子襄為車騎大將軍六夷大都督子襄為平北將軍督并州冬十二月桓溫移軍

武昌尋復還鎮初桓溫請經略中原事久不報知朝

之為人亦不之憚以國無它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國家用

屢求北伐不聽至是拜表輒行帥眾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騶

虞幡駐溫軍吏部尚書王處之言於會稽王昱曰若浩去職人情離駭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

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為之首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手書為陳成敗彼必旋

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忽忽先自猖蹶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

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撫軍司馬高崧為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為國遠圖經略大

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然異常之舉眾之所駭遊聲導嗜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或望風振擾一時崩散

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

區區誠懷豈可顧嫌而不盡哉溫即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朝廷將行郊祀昱問於處之曰應有赦

否處之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謂非宜凶愚之人必將生心於徼幸矣昱從之

八年魏永興三年秦皇始二年○魏主慕容儁元春正月朔日食○秦王健稱皇帝健以單于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

杜洪司馬張琚殺洪自稱秦王杜洪張琚屯宜秋

琚遂殺洪而自立魏克襄國殺劉顯遷其民於鄴○趙汝陰

而自立

魏克襄國殺劉顯遷其民於鄴○趙汝陰

而自立

而自立

而自立

壬子

八年魏永興三年秦皇始二年○魏主慕容儁元春正月朔日食○秦王健稱皇帝健以單于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

杜洪司馬張琚殺洪自稱秦王杜洪張琚屯宜秋

琚遂殺洪而自立魏克襄國殺劉顯遷其民於鄴○趙汝陰

而自立

王琨來奔斬之石氏殷浩使督統謝尚荀美進屯壽

春張遇據許昌叛降于秦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

知使君將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

伐蕭曹守管籥深思廉蔣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

今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降附之徒皆人面

獸心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上疏請北出許洛以謝

尚荀美為督統進屯壽春初魏豫州牧張遇以州來

降至是尚等不能撫慰之遇怒據許昌叛降于秦浩

軍不能進命三月姚弋仲卒子襄率眾來歸詔屯譙

美鎮下邳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

城弋仲欲為之盡力今已滅矣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

歸於晉當執臣節無為不義也及襄與秦兵戰敗遂

帥眾歸晉詔襄屯譙城襄單騎渡淮見謝尚于壽春

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歡若平夏四月燕慕

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夏四月燕慕

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魏主閔既

克襄國因

遊食常山中諸郡夏燕王儁遣恪等擊之閔趣常

山恪追及於魏昌之廉臺燕兵十戰皆不勝閔素有

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恪巡陳諭將士曰閔勇

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饑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

不足破也閔所將多步卒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

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

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

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為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

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

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

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閔乘千里馬左

操雙刃矛右執鈎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

大幢知其為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

圍閱數重閔潰圍東走其馬忽斃為燕兵所執送於

龍城斬之遣慕容評帥精騎攻鄴魏大將軍

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城外皆降於燕五月秦

主健擊張琚斬之○魏人遣使請降鄴中大饑人相

被食略盡蔣幹遣侍中繆嵩六月謝尚得傳國璽獻

奉表請降且求救於謝尚

食故趙時官人

相

人

相

人

相

人

相

人

相

人

相

之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帥壯士
 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給幹得傳國璽宣言使督
 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謝尚攻張遇于許昌秦
 枋頭尚迎至建康百僚畢賀謝尚攻張遇于許昌秦
 人救之尚等敗績殷浩退屯壽春尚及姚襄共攻張
 東海王雄等救之戰於潁水之誠橋尚等大敗奔還
 淮南殷浩自許昌退屯壽春雄徒遇及陳穎許洛之
 民五萬餘戶於關中以楊羣為豫州刺史鎮許昌尚降號建威將軍秋八月燕慕容評
 攻鄴克之遂留守鄴○九月殷浩進屯泗口浩之北
 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
 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
 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
 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
 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
 軍疲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
 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
 躬更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

急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
 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會稽王昱牋曰今
 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
 可期遺黎殫盡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
 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
 悼者也願殿下先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
 未晚浩不從進屯泗口遣罷遣太學生徒浩以軍興
 戴施據石門劉遜戍倉垣罷遣太學生徒
 生徒學校冬十月謝尚攻許昌克之○十一月燕王
 僞稱皇帝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降燕羣僚
 言獲傳國璽改元元璽時晉使適至燕僞謂曰汝還
 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改司州
 為中州建留臺於龍都以
 乙逸為尚書專委留務

丑癸

九年

秦皇始三

夏五月

張重華攻秦上邽拔之詔

進重華涼州牧○秋七月秦殺其司空張遇初張遇

通鑑綱目卷三

通鑑綱目卷三

三

降秦秦

主健以為司空而納其繼母韓氏為昭儀數於眾中
謂遇曰御吾假子也遇耻之陰結關中豪傑欲滅符
氏以其地來降事覺伏誅於是關中豪傑數
人各擁眾數萬遣使來請兵秦皆攻滅之
殷浩遣

兵襲姚襄不克冬十月遂率諸軍北伐襄邀敗之浩

走譙城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疆未有北伐之志乃

盛囚襄諸弟屢遣刺客刺之客皆以情告襄浩潛遣

將軍魏憬帥眾五千襲之襄斬憬并其眾浩愈惡之

遷襄蠡臺表授梁國內史襄益疑懼遣參軍權翼使

於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為王臣平北每舉動自專

甚失輔車之理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而遠

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

讒慝與之有隙謂猜嫌之端在此而不在彼也浩曰

平北生殺自由又掠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

姦宄之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

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

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初浩陰遣人誘秦梁安

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偽許之

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以為安等事成遂自壽

春帥眾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王虎之上

會稽王昱牋以為容有詐偽未應輕進不從浩以襄

為前驅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

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

萬餘悉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而復如淮南昱謂

慮之曰君言無不十一月西平公張重華卒子曜靈

立重華有疾曜靈纔十歲立為世子重華庶兄祚有

立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嬖臣趙長等結異

姓兄弟謝艾以抱罕之功有寵左右諧之出為酒泉

太守艾上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且言

祚及長等將為亂宜盡逐之重華疾甚手令徵艾輔

政祚長等匿而不宣重華卒曜靈立稱涼州刺史西

平公長等矯遺十二月姚襄徙屯盱眙襄濟淮屯盱

令以祚輔政使詣建康罪狀殷浩并自陳謝以謝尚都督江西

淮南軍事鎮歷涼州廢其主曜靈立張祚為涼公涼

州

通鑑綱目卷之三

長史趙長等以時難未夷宜立長君乃廢曜靈而燕立祚祚既得志恣為淫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

以慕容霸守常山慕容恪屢薦霸有命世之才宜總大任故燕主用之

十年秦皇始四張祚自稱涼王元璽三年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

祚自稱涼王改元置百官郊祀天地尚書馬岌切諫坐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曰自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

忠履謙故能以一州之眾抗舉世之虜師徒歲起民不告疲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

天下之疆敵乎殷浩以罪免為庶人徙信安以王述

為揚州刺史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溫

免浩為庶人徙之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

浩少與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嘗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謂

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嚮為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

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

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二月桓溫帥師伐秦溫統步騎四萬發

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川趣武姚襄叛降於燕

夏四月桓溫大敗秦兵于藍田進軍霸上三輔皆降

桓溫別將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

之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眾五萬拒溫戰于藍田秦

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霸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

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

雷弱兒等與萇合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

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

者老有垂泣者曰不燕以慕容恪為大司馬

圖今日復觀官軍燕主僞大司馬錄尚書事封太原王評為司徒封上庸王霸

為吳王德為梁公暉為中山王陽鷲為司空初燕王

既奇霸之才故名之曰霸將以為世子羣臣諫而止

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僞惡之以其嘗墜馬折齒

更名曰缺尋以其應識文更名曰垂遷侍中錄留臺

事徙鎮龍城垂大得東北之和僞愈惡之復召還

臺

五月江西流民叛降姚襄詔屯兵中堂謝尚入衛西
 流民郭敬等千餘人執陳留內史劉仕降於姚襄建
 康震駭以尚書周閔為中軍將軍屯中堂謝尚自歷
 陽還衛京師固江備守桓温及秦兵戰不利六月師還北海王
 學侗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
 居華陰聞温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
 若無人温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
 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温曰公不
 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度灞水百姓
 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黑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
 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温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
 原温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温指秦麥以為糧既而
 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温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
 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秦太子苻萇等隨温擊
 之比至潼關温軍屢敗失亡以萬數符雄擊司馬勳
 勳亦奔還漢中温之屯灞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温
 徑進逼長安温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温
 退乃還顯言於眾自矜其勇而咎温之持重温殺之

秦東海王苻雄卒秦主健弟東海王雄卒健哭之嘔
 元才之速也雄以佐命元勳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
 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
 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秦大
 結英豪呂婆樓疆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秦大
 饑

乙卯 十一年秦主苻生壽光元年號 春二月秦大蝗無遺

牛馬相 夏秦立子生為太子秦太子苻萇拒桓温中流

目性粗暴其祖洪常戲之曰吾聞瞻兒一淚信乎生

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

曰性耐刀槩不堪鞭捶洪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

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曰兒長自應改何可
 遽爾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
 冠絕一時疆后欲立少子晉王柳秦主健以議文有
 三羊五眼乃姚襄據許昌襄所部多勸北還 六月秦
 立生為太子

主健卒太子生立

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寬簡

節儉崇儒禮士由是秦人悅之至是寢疾引太師魚

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撈僕

射梁安段純等受遺詔輔政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

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健卒生即位

大赦改元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

推議主得段純殺之司馬公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

嗣子為之羽翼也而教使翦之能無斃乎知其不忠

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

也秋九月秦殺其后梁氏及太傅毛貴等

中書監胡文言於秦

主生曰北有星孛于太角榮惑入東井不出三年國

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

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臣矣乃殺皇后及毛貴梁撈僕

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乃殺皇后及毛貴梁撈僕

安

閏月涼州弒其君祚立張玄靚為涼王

涼王祚淫

憤惡河州刺史張瓘之疆使索孚代之瓘斬孚起兵

傳檄州郡廢祚復立曜靈將軍宋混合眾萬餘人以

應之祚殺曜靈混聞之為之發哀軍至姑臧張瓘弟

瓘開門納之趙長等懼罪入閣呼張重華母馬氏立

曜靈弟玄靚為主諸將攻長等殺之祚素失眾心莫

肯為之鬪者遂見殺梟其首城內咸稱萬歲混瑒上

恐雖乞降不可得也請兄固守顯帥精銳拒之於河幸而戰捷兄帥大衆繼之若其不捷不若早降猶不失於千戶侯也龕不從罷固請不已龕怒殺之恪遂引兵濟河龕帥衆逆戰恪大破之龕友辟閭蔚被創恪聞其賢遣使求之則已死秦殺其司空王墮墮性剛峻矣龕還城固守恪進軍圍之董榮及侍中疆國皆以佞幸進墮疾之如讐會有天變榮國言於生曰宜以貴臣應之生乃殺墮涼州遣使稱藩于秦秦晉王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於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故來修好君何怪焉璿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久矣涼之先王北面二趙唯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璿曰中州好食言嚮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張先揚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戾龍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璿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天下盡為秦有

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為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璿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苞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峭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有囊括關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璿笑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英睿風成然年在幼沖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璿懼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

姚襄 溫請移都洛陽修復園 夏四月秦太后疆氏以

憂卒 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

疆太后弟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愛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生怒鑿其頂而殺之太后以

憂恨卒生復下詔曰朕受天命君臨萬邦有何不善而誘讒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以來童關之西至于長安虎狼食人羣臣請禳之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秋八月

桓温敗姚襄于伊水遂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而還

襄北走據襄陵初魏將周成降晉反據洛陽姚襄攻之喻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今頓兵

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為它寇所乘此危道也襄不從桓温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取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至伊水襄撤圍拒之匪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謂温曰承親帥王帥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勅三軍小却當拜伏路左温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

便前何煩使人襄拒水戰敗奔北山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馳而赴之温追之不及弘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温問襄之為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眾出降温屯金墉謁諸陵脩毀壞各置陵令表謝尚鎮洛陽令穎川太守毛穆之等戍之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襄奔平陽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眾降襄襄遂據襄陵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

有宜緩者有宜急者若彼我勢敵外有疆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疆彼弱無援於外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兵尚眾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為高牆深塹以守之龕嬰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龕竟為雋所殺并阬其徒三千人 遣司空車灌如

一月段龕降燕慕容恪悉定齊地燕諸將請急攻廣固恪曰用兵之勢

有宜緩者有宜急者若彼我勢敵外有疆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疆彼弱無援於外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兵尚眾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為高牆深塹以守之龕嬰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龕竟為雋所殺并阬其徒三千人 遣司空車灌如

遣司空車灌如

遣司空車灌如

遣司空車灌如

遣司空車灌如

遣司空車灌如

巳丁

洛陽修五陵

詔遣灌等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帝及羣臣皆服總臨於太極殿三日

升平元年

秦主苻堅永興元年燕光壽元年

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

徙居崇德宮○燕以乙逸為左光祿大夫

逸自幽州刺史被徵

夫婦共載鹿車子璋從數十騎服飾甚麗奉迎於道逸大怒閉車不與言到城深責之璋猶不悛逸常憂

其敗而璋更被擢任歷中書令御史中丞逸乃歎曰吾少自修立克已守道僅能免罪璋不治節儉專為

奢縱而更居清顯此豈唯璋二月太白入東井秦有

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

襄據黃落秦遣兵擊斬之弟萇以眾降秦

襄將圖關中進屯杏

城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遂據黃落秦遣廣

平王黃眉東海王堅將軍鄧羌禦之襄堅壁不戰羌

謂黃眉曰襄為桓溫所敗銳氣喪矣然其為人彊狠

若鼓譟揚旗直壓其壘彼必忿恚而出可一戰擒也

乃帥騎三千壓其壘門而陳襄怒出戰羌陽敗走襄

追至三原羌迴騎擊之黃眉等以大眾繼至襄兵大

敗擒而斬之弟萇帥其眾降秦以公禮葬襄黃眉等

還長安生不之賞數眾辱之黃眉怒謀弒生發覺伏

誅六月秦苻堅弒其君生自立為天王

生夢大魚食

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魚

及其子孫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

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剝人面皮使之歌舞以為樂

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密說堅宜早為計勿使

宅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

耳不足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

時事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會太史令康

權言於生日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

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

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

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弟亦

梁平老帥壯士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繼

道于居敬堂

通鑑綱目卷三

三

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殺之堅以
 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乃去帝號稱大秦
 天王誅生倖臣董榮趙詔等三十餘人大赦改元立
 子宏為太子去為丞相弟融為陽平公子丕為長樂
 公李威為左僕射呂婆樓為司諫校尉王猛為中書
 侍郎又以權翼為黃門侍郎薛讚為中書侍郎與猛
 並掌機密融好文學明辯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
 力敵百人善騎射擊刺少有令譽堅愛重之常與共
 議國事融綜內外刑政修明薦才揚滯補益弘多
 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於融威苟太后之
 姑子也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知王猛之賢
 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
 之知管仲也秋七月秦冀州牧張平降新興鴈門西
 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壁壘三百餘夷夏十餘萬
 戶初降燕又降秦至是來降欲以中立自固八月
 立皇后何氏故散騎侍郎準之女冬十一月燕徙都
 鄴燕主僞夢趙主虎齧其臂乃發虎墓求尸不獲購
 以百金得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僞數其殘暴之

午戊

罪而鞭之秦王堅殺其兄東海公法秦太后苟氏遊
宣明臺見東海
 投於漳水秦法之第門車馬輻湊恐終不利於秦王堅乃與李
威謀賜法死堅與法訣於東堂慟哭歐血封其子陽
 為東海公敷秦以王猛為尚書左丞書以文案不治
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
 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燕作銅雀臺○以王處之為左僕射

二年秦永興二年春二月秦王堅擊張平降之秦王
堅自

將擊平以鄧羌為前鋒軍于汾上平使養子蚝禦之
 蚝多力趨捷能曳牛却走超越高城堅募人生致之
 鄧羌禽之以獻平衆大潰乃降拜右將軍以蚝為
 虎賁中郎將常置左右秦王稱羌蚝皆萬人敵秋

八月以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會稽王昱欲以桓溫
弟雲為豫州刺史僕

射王處之曰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
 藩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也昱乃更以謝

通鑑綱目卷三

萬代之王義之與温茂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主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則違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其共苦則秦大旱秦王堅減膳徹樂命后盡善矣萬不能用秦殺其特進樊世王猛日親幸用事澤之利息兵養民旱不為災秦殺其特進樊世本氏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肅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燕擊張平平復降燕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息

冬燕陷河南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東郡入武陽燕主儁遣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還泰山恪遂度河略地分置守宰儁欲遂經營秦晉令州郡校實見丁戶留一丁餘悉發為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大集洛陽劉貴上書極陳百姓凋弊發兵非法必致土崩之變儁善之乃更令三五發兵

以來冬集鄴時燕調發繁數官司各遣使者道路旁午郡縣苦之太尉封奕奏請非軍期嚴急不得遣使自餘賦發皆責

荀美伐燕不克而還以郝曇督徐兗成州郡從之

軍事

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莊美引兵擊之堅所將纔七百餘人美兵十倍堅歎曰吾自結髮志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命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開門直出美兵四集擒之遂拔山莊美謂

堅曰君父祖世為晉臣奈何肯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既無主疆則託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吾束修自立涉趙歷燕未嘗易志君何忽忽相謂降乎美怒執置雨中數日憤惋而卒燕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泰山美兵大敗燕復取山莊燕主以堅子活為任城太守美疾篤徵還以郝曇督徐兗軍

燕使慕容垂守遼東燕吳王垂娶段末柁女鎮下邳

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后銜之中常侍温浩希旨告段氏為巫蠱欲以連汗垂收下廷尉考驗終無撓辭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獄中出垂為平州刺史鎮遼東垂以段氏女弟為繼室可足渾后黜之

以其妹妻垂垂不悅由是益惡之

未巳 三年 秦甘露元年 燕

春二月燕主宴羣臣于蒲池 初燕太子

暉早死立其弟暉至是燕主備宴羣臣語及周太子
晉潸然流涕曰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吾鬚髮中白
卿等謂景先何如司徒長史李績對曰懿懷太子至
孝聰敏沈毅疾諛好學多藝謙恭好施儻曰卿譽之
雖過然此兒在吾死無憂矣景茂何如時太子暉侍
側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然好遊畋而樂絲竹此其
所以為損也儻謂暉曰伯陽之言 涼宋混誅張瓘
藥石之惠也汝宜誠之暉甚不平 郎中殷郁諫之瓘
張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為賞罰郎中殷郁諫之瓘
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
宋混性忠鯁瓘憚之欲殺混因廢涼王玄靚而代之
混帥壯士奄入南城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
今誅之瓘出戰不勝與弟瓘皆自殺 秦以王猛為京
混輔政請玄靚去王號復稱涼州牧 秦以王猛為京
兆尹 秦王堅以鄧羌為御史中丞王猛領京兆尹疆
太后弟德酏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

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羌同
志疾惡糾案无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
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 泰山太守
拾遺堅歎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

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郗曇復伐之曇病引

還萬衆潰免為庶人 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入自石門

五萬與戰東阿攸兵大敗詔萬曇復伐之萬矜豪傲
物但以笑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
為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
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
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
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既而萬帥衆入潁以
援洛陽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爲燕兵大盛故曇退
卽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歸軍士欲圖之以安
故止詔廢爲庶人降曇號建武將軍於 十二月大旱
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相次皆及於燕 秦以王猛為輔國將軍
○秦以王猛兼司隸校尉 秦王堅以猛為輔國將軍
司隸校尉居宿衛僕射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三

詹事侍中中書令領選如故猛薦陽平公融光祿任
羣處士朱彤自代堅不許而以融為中書監羣為太
子家令彤為太子庶子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
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一

起庚申晉穆帝升平四年 凡二十五年

庚申

四年

慕容暉建熙元年

春正月

燕主儁卒

太子暉立

初燕主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
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
臣何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能虛飾邪恪曰陛
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
曰汝能為周公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
召吳王垂還鄴至是疾篤召恪及司空陽騫司徒評
將軍慕輿根受遺輔政乃

二月燕以慕容恪為太宰

專錄朝政太師慕輿根伏誅

燕人以太原王恪為太

為太傅陽騫為太保慕輿根為太師參輔朝政根自
恃勲舊心不服恪欲為亂乃言於恪曰主上幼冲母
后干政俟畢山陵殿下宜自取之恪曰公醉邪何言
之悖也吾與公受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陸

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
 鄰觀舉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
 根又言於可足渾后及燕主暉曰太宰太傅將謀不
 執臣請帥禁兵誅之后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賢
 先帝託以孤嫠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也乃
 止根又思戀舊土謀欲還東恪乃密奏根罪狀誅根
 并其黨與時新遭大喪誅夷狼藉內外恟懼恪舉止
 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
 自嚴備恪曰人情方懼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復自驚
 擾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重每事必與司
 徒評議之虚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
 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叙時人以為大愧
 莫敢犯者或有過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
 邪朝廷初聞儁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温曰慕容恪
 尚在憂三月燕遣慕容垂守蠡臺燕所徵郡國兵去冬集難欲遣伐晉
 方大耳以燕主儁病大閱而罷至是以燕朝多難互相驚動
 擅自散歸自鄴以南道路斷塞太宰恪以吳王垂為
 征南將軍鎮蠡臺孫希傳頽帥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境內乃安
 匈奴劉衛辰降

秦 劉衛辰遣使降秦請由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

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黜雍

塞內貢**秋八月朔日食**○桓温以謝安為征西司馬

獻相尋**秋八月朔日食**○桓温以謝安為征西司馬

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

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

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

自隨會稽王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

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

而安獨靜退謂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
 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
 餘桓温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温深禮重之
冬十月
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弈干降秦
 獨孤部及沒弈干各
 帥眾數萬降秦秦王
 堅處之塞內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知仁
 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敢犯邊實憚
 兵威非感恩也今與民雜居彼窺郡縣
 虛實必為邊患不如徙之塞外堅從之
燕李續卒
 太宰

趙原居荀堂
格欲以績為右僕射燕主暉不許恪屢以為請暉曰
萬機之事皆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獨裁之出為
章武太守
以憂卒

酉辛
五年秦甘露三燕建熙二年春正月劉衛辰叛秦降

代○燕河內太守呂護遣使來降燕人圍之呂護遣使來降

拜冀州刺史欲引晉兵以襲鄴燕太守恪將兵討之
護嬰城自守將軍傅頴請急攻之恪曰老賊經變多
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然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
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間其黨於我不勞而
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為多殺夏四月涼
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

宋混卒混疾甚張玄靚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

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懦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勵
而使之可也混戒澄曰吾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恃
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之以忠貞及卒五月帝
行路為之揮涕玄靚以澄為領軍將軍輔政

崩琅邪王丕即位帝崩無嗣皇太后令曰琅邪王丕

以王奉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入即位秋七月葬永平陵○燕拔野王

呂護奔滎陽○九月立皇后王氏后濛之女也尊何皇后

為穆皇后○涼張邕殺宋澄冬十月張天錫誅之詔

以張玄靚為涼州刺史西平公張邕既殺宋澄與玄

騎淫專權多所刑殺天錫殺之盡滅其族玄靚以秦

滅張平○秦舉四科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

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
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
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呂護復奔燕

戌壬
哀皇帝隆和元年秦甘露四年春正月減田租畝收

子

二升○二月以庾希為徐兗刺史袁真監豫司等州

軍事希鎮下邳拜母貴人周氏為皇太妃○燕呂護

攻洛陽桓溫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呂護攻洛陽守將陳

祐告急桓溫遣庾希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人

助祐守之因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

表者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著作

郎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

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河洛

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

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

哀實為交切溫今此舉誠為遠圖而百姓震駭豈不

以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哉臣愚以為宜遣將

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涼許清壹河南通

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

後可徐議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

擲哉綽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

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

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

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詔從其計溫果

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

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

應先事鍾虞溫乃止秦王堅臨太學秦王堅親臨太

七月護退希等亦還義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焉冬十二月朔日食○庾希退屯山

亥癸

興寧元年

建熙四年

春三月皇太妃周氏薨

太妃

琅邪第帝就第治喪詔會稽王昱總內外眾務帝欲

為太妃服三年僕射江彪啓於禮應服總麻帝猶欲

服暮彫曰厭屈私情所麻夏五月加桓溫大司馬都督

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溫以王坦之為長史坦之述之

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溫氣槩高邁罕有所推與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三

宗

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恂導之孫也與謝玄皆為溫掾溫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玄安兄弈之子也

秋八月有星孛于角亢○涼張天錫弒其君玄靚而自立張玄靚庶母郭氏以張天錫與

政與大臣謀誅之事泄天錫皆殺之遂弒玄靚自稱涼州牧西平公時年十六遣司馬奉章詣建康請命

汝南太守朱斌襲燕許昌克之

二年秦甘露八年建熙五年○春二月燕慕容評略

地河南○三月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謂之庚戌制帝寢

疾皇太后臨朝攝政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不聽尋以藥發

不能親萬機太后復攝政夏四月燕陷許昌汝南陳郡燕李洪敗

大司馬溫遣袁真等禦之溫帥舟師屯合肥燕人遂

援許昌汝南陳郡遣將軍慕容塵屯許昌五月以王述為尚書令述每受

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自述故

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

耳述曰既謂堪之何謂復加大司馬溫揚州牧時

讓入言汝勝我定不及也溫揚州牧召

政辭不至六月秦以張天錫為西平公○秋七月大

司馬溫城赭圻詔復徵溫入朝溫至赭圻詔止之溫

秦符騰謀反伏誅秦汝南公騰秦王生之弟也以

日不去五公終燕徙其宗廟百官於鄴○燕陷河南

諸城太宰恪將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諸塢

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及燕人逼洛陽陳祐守之兵不

得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補長史令自募壯士

得千餘人以行屢以少擊衆摧破燕軍而洛陽糧盡

援絕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為名留勁以五百人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

秦平陽公融等降爵為侯秦王堅命公國盡取之官皆聽自采辟獨為置郎中令富商趙撥等車服僭後諸公競引以為卿堅乃詔有司推檢辟召非其人者自今國官皆委之銓衡非命士不得乘馬工商皂隸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於是五公降爵為侯

三年建熙元年元春正月皇后王氏崩○劉衛辰復

叛代代王什翼犍擊走之代王什翼犍性寬厚郎中

謙慙而自殺是吾以財殺士也嘗討西部叛者流矢中目既而獲射者羣臣欲鬻割之什翼犍曰彼各為其主鬪耳何罪遂釋之大司馬溫移

鎮姑孰以弟豁監荆揚等州軍事○三月帝崩琅邪

王弈即位帝崩無嗣皇太后燕陷洛陽將軍沈勁死

之燕太宰恪及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勿畏也乃攻克

之執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輿度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遂殺之恪略地至嶺

澠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燕以慕容

筑鎮金甯吳王垂鎮魯陽恪還鄴謂僚屬曰吾前平

廣固不能濟辟間蔚今定洛陽使沈勁為魏太守非

本情實有愧於四海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司

趙不居

通鑑綱目卷三

五

七月會稽王昱為琅邪王昱固讓卒自立皇后庾氏

六月益州刺史周撫卒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甚有

葬安平陵○夏四月燕以陽鶩為太尉鶩歷事

者望重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而鶩謙恭謹厚過於

少時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無敢違犯其法度者

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

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故

未嘗

敗

者望重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而鶩謙恭謹厚過於

少時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無敢違犯其法度者

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

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故

后米之女也匈奴曹轂劉衛辰叛秦秦擊降之○冬十一

月梁州刺史司馬勲反圍成都大司馬温遣江夏相

朱序救之勲為政暴酷治中別駕言語忤意即於坐

卒遂舉兵反自號成都王引兵入劔閣以王彪之為

僕射

丙寅 帝奔太和元年秦建元二年夏五月皇后庾氏崩○

朱序及益州刺史周楚擊司馬勲斬之○代王什翼

犍遣使入貢于秦○秋七月葬孝皇后○秦寇荊州

掠萬餘戶而還○冬十月以會稽王昱為丞相錄尚

書事加殊禮入朝不趨贊拜燕寇兖州陷魯高平數

郡○南陽督護趙億以宛城叛燕遣趙盤戍之

丁卯 二年秦建元三年春二月燕太宰慕容恪卒恪疾病

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兼資管籥之亞

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

而匈奴曹轂遣使如燕燕秦王之計命轂發使如燕以西

戍主簿郭辯為之副燕司空皇甫真兄勰及從子奮

覆皆仕秦辯至燕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為秦所誅故

寄命曹主貴兄常待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真怒

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

緣假託乎白晡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為堅言

燕政無綱可圖鑿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

桓豁攻

宛拔之獲趙盤○秋九月以郗愔都督徐兗等州軍

事○冬十月秦苻柳雙庾武舉兵反秦遣兵討之秦

公柳趙公雙與魏公庾燕公武謀作亂堅圍之徵
長安柳據蒲坂雙據上邽庾據陝城武據安定反
遣使諭以罷兵安位各
齧梨以為信皆不從
代王什翼犍擊匈奴劉

走之什翼犍擊衛辰河水未合命以葦緝約流漸
而水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水草相結有
如浮梁兵乘以度衛辰不意兵猝至遂西走什翼犍
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秦送還朔方遣兵

三年建元四年春二月燕以慕容冲為大司馬初

宰恪有疾以燕主暉幼弱政不在已太傅評多猜忌
謂暉兄樂安王斌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彊秦常蓄進
取之志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
以親疎言之當在汝及冲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
未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推以授
之必能混壹四海况外寇乎慎無冒利而忘害又以
語評及恪卒秦苻庾以陝城降燕秦魏公庾以陝降
燕請兵應接秦人

大懼燕范陽王德以為苻氏骨肉乖離投誠請援是
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
觀矣宜命皇甫真引并冀之眾徑趨蒲坂吳王垂引
許洛之兵馳解庾圍太傅總京師虎旅為二軍後繼
傳檄三輔示以禍福彼必望風響應太傅評曰秦大
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
智略又非太宰之比閉關保境足矣庾遺垂及真牋
曰符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多矣今不乘機取
之恐異日有甬東之悔矣垂謂真曰主
上富於春秋太傅識度豈能敵堅猛乎三月朔日食

○秋七月秦討苻雙武柳皆斬之○冬燕罷蔭戶燕

公責咸多占民為蔭戶國之戶口少於私家倉庫空
竭用度不足悅縮請罷蔭戶盡還郡縣燕王暉從之
使縮專治其事糾擿姦伏無敢
蔭匿出戶二十餘萬舉朝怨怒十二月秦拔陝城斬

苻庾王猛等拔陝城獲魏公庾送長安秦王堅問之
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兄弟屢謀逆亂臣懼并
死故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
可以無後乃賜庾死原其七子以長子襲魏公餘子

公柳趙公雙與魏公使燕公武謀作亂堅聞之徵詣
 長安柳據蒲坂雙據上邽庾據陝城武據安定反堅
 遣使諭以罷兵安位各齧梨以為信皆不從
 代王什翼犍擊匈奴劉衛辰
 走之什翼犍擊衛辰河水未合命以葦繩約流斲俄
 而水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水草相結有
 如浮梁兵乘以度衛辰不意兵猝至遂西走什翼犍
 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秦送還朔方遣兵

辰戌

三年

建元四年

春二月燕以慕容冲為大司馬

太初

宰恪有疾以燕主暉幼弱政不在已太傅評多猜忌
 謂暉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彊秦常蓄進
 取之志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
 以親疎言之當在汝及冲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
 未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推以授
 之必能混壹四海况外寇乎慎無冒利而忘害又以
 語評及恪卒秦苻庾以陝城降燕秦魏公庾以陝降
 評不能用燕請兵應接秦人

大懼燕范陽王德以為苻氏骨肉垂離投誠請援是
 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
 觀矣宜命皇甫真引并冀之眾徑趨蒲坂吳王垂引
 許洛之兵馳解使圍太傅總京師虎旅為二軍後繼
 傳檄三輔示以禍福彼必望風響應太傅評曰秦大
 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
 智略又非太宰之比閉關保境足矣庾遺垂及真牋
 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多矣今不乘機取
 之恐異日有甬東之悔矣垂謂真曰主上富於春秋太
 傅識度豈能敵堅猛乎三月朔日食

○秋七月秦討苻雙武柳皆斬之○冬燕罷蔭戶

燕王

公責咸多占民為蔭戶國之戶口少於私家倉庫空
 竭用度不足悅縮請罷蔭戶盡還郡縣燕王暉從之
 使縮專治其事糾擿姦伏無敢
 十二月秦拔陝城斬

苻庾

王猛等拔陝城獲魏公庾送長安秦王堅問之
 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兄弟屢謀逆亂臣懼并

死故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
 可以無後乃賜庾死原其七子以長子襲魏公餘子

嗣諸弟之無後者加大司馬温殊禮位在諸侯王上以仇池公揚世

為秦州刺史世亦稱臣於秦秦以為南秦州刺史

四年秦建元五年夏四月大司馬温帥師伐燕秦人

救之秋九月温及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還袁真以

壽春叛降于燕桓温請與徐兗刺史郗愔江州刺史

北府温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愔

遺温牋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為温

參軍取視毀之更作愔牋自陳非將帥才加以老病

乞閑地自養勸温并領已所統温大喜即以愔為會

稽内史而自領徐兗夏帥步騎五萬發姑熟將自兗

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温不從六月至

金鄉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汝

會于清引舟自清入河舳舻數百里超曰清水入河

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

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

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

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捨

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

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北土早寒三軍裘

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温又不從遣攻

胡陸拔之燕主暉使下邳王厲逆戰敗還前鋒鄧遐

失序亦敗燕兵於林渚七月温至枋頭暉及太傅評

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

望持父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
 敗此自然之數也初温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
 水運不克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屯石門李邽帥兵
 斷温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
 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
 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
 走晉兵追之宙帥伏擊之晉兵死者甚眾温戰數不
 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
 道奔還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將
 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温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
 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
 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温果兼道而進
 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德先帥勁騎伏
 於東澗中與垂夾擊温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
 邀擊温於譙又破之温收散卒屯于山陽深耻散敗
 乃歸罪袁真奏免為庶人真不伏表温罪狀朝廷不
 報遂據壽燕遣郝晷梁琛如秦秦燕既結好燕使郝
 春叛降燕燕遣郝晷梁琛如秦秦燕既結好燕使郝
 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知燕將
 亡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

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
 掃宮廷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
 尚書郎辛勁謂琛曰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
 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何為不可乎琛曰桓温
 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
 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
 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是為言哉
 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
 與之所為哉客使單行誠勢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
 亦不敢從也堅乃為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琛
 從兄奔為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奔舍琛曰昔
 諸葛瑾為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
 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
 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
 琛拜先諷之曰隣國之君猶其君也隣國之儲君亦
 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尚不敬臣其父之臣況它
 國之臣乎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
 為煩耳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
 冬十一月

燕慕容垂出奔秦秦以為冠軍將軍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

太傅評愈忌之垂奏將士功賞皆抑而不行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與評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為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不忍為也寧避之於外耳世子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於駭機今欲保族全身上不夫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感寤得還幸之大者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十一月請政于大陸因徵服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燕主暉遣精騎追之垂散騎滅迹得免世子令請給數騎襲垂垂曰不可乃與段夫人及令寶農隆楷建及郎中令高弼俱奔秦初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堅復愛令及楷之才皆厚禮之

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况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梁琛歸言於評曰秦人曰閱軍旅聚糧陝東和必不久今吳王又往宜為之備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既又以告燕主暉皆不然之唯皇甫真深以為憂上疏請選將益兵以防未然不聽秦遣使如燕石越聘於燕太傅評示之以奢尚書郎高泰曰越言誕而視遠乃觀釁也宜耀兵以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為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時太后侵擾國政評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為宜精擇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温猛可臬二方可取秦遣王猛等伐燕十月

二月取洛陽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謂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

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猛及將軍梁大司馬

成鄧羌帥步騎三萬伐之攻洛陽洛陽降

温徙鎮廣陵温發徐交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

怨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温見之怒謂盛

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如此史遂

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遠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

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

子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

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

本不同遂兩存之

自秦奔燕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

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

猛至洛陽賂垂所親使許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

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主心亦難知聞

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

日又不可審覆乃奔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

及藍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

庚午 五年建元六年燕建熙十一年是春正月慕容令

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然燕之將亡非令

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

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

復還疑為反間徙之沙城司馬公曰敵國材臣來為

已用進取之良資也慕容垂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

困歸秦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

豈雅德君子 燕慕容臧將兵拒秦師秦王猛擊走之

燕樂安王臧自新樂進屯滎陽猛遣梁成登羌擊走

之留羌鎮金墉以桓寅代羌戍陝城而還秦王堅以

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

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殄

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斲朕心何 二月袁真

以顯卿謙光之美遂寢司徒尚書之命 二月袁真

死子瑾代領其眾燕秦皆遣兵助之夏四月大司馬

温遣兵擊破之○五月慕容令襲燕龍城不克而死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今自度終不能免密謀起兵沙城中謫戍士數千人皆厚撫之帥以東襲威德城據之諸戍皆應將襲龍城弟麟以告今出

六月秦王猛督諸軍復伐燕

秦王

走遂為其下所殺
猛於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眾繼

秋七月朔日食○八月秦克

壺關

王猛攻壺關燕主暉命太傅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之畏猛不敢進猛克壺關所過郡縣

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申胤歎曰鄴必亡矣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

之復建不
大司馬溫敗袁瑾于壽春遂圍之○九月

秦王猛入晉陽冬十月及燕慕容評戰于潞川敗之

遂圍鄴秦揚安攻晉陽久未下猛引兵助攻為地道使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

關納秦兵遂入晉陽評屯潞川猛進兵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規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將斬之鄧羌

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願與效戰以贖罪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赦之羌詣猛謝猛執其手

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兄國家乎評為人貪鄙鄧固山泉鷲樵及水積錢帛如丘陵士卒怨憤

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眾不足畏况數十萬乎乃遣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

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暉懼讓評曰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家國喪亡王

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趣使戰評大懼請戰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略

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

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眾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眾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勅

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

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

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
 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萬餘評單
 騎走還鄴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
 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
 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
 馬以成大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猛之謂矣○秦兵
 長驅圍鄴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
 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
 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秦王堅
 詔猛曰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
 以俟朕至十一月秦王堅入鄴執燕主暉以王猛為
 然後取之

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
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

日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燕主暉與慕容評等犇
 龍城堅入鄴宮慕容垂見燕公卿及故僚吏有愠色
 高河密言曰今雖家國傾覆安知其不為興運之始
 邪宜恢江海之量慰結其心以立覆篲之基成九仞
 之功奈何以一怒指之垂悅從之暉既出城衛士皆
 散惟將軍孟高扶侍極其勤瘁所在遇盜轉鬪而前

與將軍艾朗俱死於賊時失馬步走堅使將軍郭慶
 追之及於高陽執以請堅堅詰其不降之狀對曰狐
 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
 帥文武出降暉稱高朗之忠於堅堅命厚加歛葬拜
 其子為郎中評犇高句麗高句麗執送於秦凡得郡
 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燕
 宮人珍寶分賜將士評之敗也暉疑梁琛知秦謀收
 繫獄至是堅召釋之謂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反為身
 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
 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
 是以烈士臨危不致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
 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雖知之尚不忍為
 況非所及邪堅聞悅縮之忠恨不及見拜其子為郎
 中堅以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州牧
 授將士討賞各有差州縣守長皆因其舊以便宜補
 與韋儒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觀省風俗勸課農
 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
 者皆變十二月秦遷故燕主暉及鮮卑四萬戶於長
 除之

安秦王堅遷慕容暉及其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猛表留梁琛為主簿它日與僚屬宴語及燕使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為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秦封暉為新興侯以評為給事中皇甫真為奉車都尉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初燕以江都王桓將兵為評後繼聞敗走和龍攻遼東時遼東已降秦秦追桓擊而殺之其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讐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權翼謂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堅曰鳳慷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為人用耳

未辛

太宗簡文皇帝咸安元年秦建元七年春正月大司馬温

拔壽春獲袁瑾斬之袁瑾求救於秦秦遣將軍王鑒張虹帥步騎二萬救之温遣桓

伊等擊鑿蚝於石橋大破之秦徙關東豪傑及雜夷遂拔壽春擒瑾送建康斬之

十五萬戶于關中○涼州張天錫稱藩于秦秦王堅命王猛

為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疆弱也今秦之威旁振無外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天錫大懼遣使稱藩堅拜天錫涼州刺史西平公吐谷渾入貢于秦

秦吐谷渾王辟奚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于秦秦以為強川侯辟奚好學仁厚而無威斷三弟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與司馬乞宿雲收殺之辟奚由是發病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汝自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視連立不飲酒遊畋者七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惡地諫以為人主當自娛樂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

遊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代世子寔卒初代將長孫斤謀弒代王什翼健寔格之傷脇至是卒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有遺腹子

什翼健名秦伐仇池克之執揚纂以歸○秦以鄧羌之曰涉圭

為鎮軍將軍

王猛以潞川之功請以羌為司隸秦王

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

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

蕩揚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

秦王堅至鄴獵于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

曰陛下羣生所繫今久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奈太

后天下何堅為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畋獵誠

非急務洛之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

右自是十一月大司馬溫入朝廢帝為東海王迎會

不復獵

稽王昱入即位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

遺臭萬年術士杜昺能知人貴賤溫問之昺曰明公

勳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

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耻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

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

宿中夜謂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鎮

壓四海溫遂與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床第易誣乃

揚言帝早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二美人

生三男將移皇基人莫能審其虛實溫乃請建康諷

褚太后請廢帝而立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

太后曰我本自疑此便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

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集百官於朝堂百官

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僕射王處之命取霍

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處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

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帝乘犢車出神虎門

侍御史將兵衛送東海第溫帥百官迎昱即帝位溫

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

見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太宰武

陵王晞好習武事溫忌之表免其官尊褚太后曰崇

德太后逼新蔡王見自列與晞及殷浩之子洵及庾

蘊弟倩柔等謀反收付廷尉又殺東海王三子及其

母有司承溫旨請誅晞詔曰悲惋惶惶非所忍聞溫

固請帝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大

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乃奏廢晞徙新安免

見為庶人洵倩柔皆族誅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

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

溫遂還姑孰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灞

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
 自說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容於四海乎諺曰
 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溫之謂矣十二月降封東海王為海西縣公大
 馬溫奏廢放之人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
 故事太后詔封海西縣公溫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
 拱默而已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踰月而海西廢至
 是又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謂中書侍郎郗超曰命
 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
 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
 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
 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
 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
 典籍疑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
 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超以溫故朝中
 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吁
 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邪

中上

二年

秦建元八年

春二月

秦以慕容評為范陽太守

慕容

於秦王堅曰臣叔公評燕之惡來革也不宜復汗聖
 朝願為燕戮之堅乃出之范陽司馬公曰古之人滅
 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為人除害故也秦王堅不以評
 為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
 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
 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无所由不得
 其道也三月秦命關東禮送經藝之士秦王堅詔關東
 故也秦王堅詔關東才成一藝者在所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
 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夏四月

遷海西公於吳縣○六月秦以王猛為丞相苻融為

冀州牧○秋七月帝崩太子昌明即位帝不豫急召

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詔立皇子昌明為皇
 太子生十年矣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
 鄭太妃之祀遺詔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
 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於
 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
 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改詔曰家國

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
 羣臣曰當須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太子即位太后
 子代立大司馬攝處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
 欲令温居攝處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
 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事遂不行温望簡
 文臨終禪位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與弟冲書
 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八月秦加王猛都督
 耳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術之

中外諸軍事 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
 三四上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
 非卿誰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
 也猛為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之事無
 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
 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
 兵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勅太子宏及長樂公不
 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年少在冀州為
 政好新奇貴苛察治中別駕申紹數規正導以寬和
 融雖敬之未能盡從後紹出為濟北太守融屢以過
 失聞數致譴讓乃恨不用紹言嘗坐擅起學舍為有
 司所糾問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

膽智可使也使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
 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乃煩有
 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
 過也事遂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言
 於秦王堅堅召見問以為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
 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
 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為尚書郎固請還州許之

冬十月葬高平陵 ○
三吳大旱饑

宋孝武皇帝寧康元年

秦建元九年

春二月大司馬温

來朝

桓温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

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温既至百

官拜於道側温大陳兵衛迎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

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
 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
 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祗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
 帳開安笑曰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

有疆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 秋七月大司馬温卒

安晉室三月温有疾還姑孰 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

以桓冲都督揚豫江州軍事 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

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虎之虎乏歎

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安見其

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温弟江州刺史冲問安坦

之所任温曰渠等不為汝所處分也温以世子熙才

稱温遺命以少子云為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冲

既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誅除時望冲不從始温

在鎮死罪皆專決冲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須報

後皇太后臨朝攝政以王虎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

射謝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虎之曰上

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

其言虎之與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

能決者以諮王冬秦寇梁益陷之秦王堅使王統朱

公無不立決 彤帥卒二萬出漢

川毛當徐成帥卒三萬出劔門以寇梁益梁州刺史

揚亮拒之戰敗彤遂拔漢中徐成亦克劔門揚安進

攻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趣江陵

彤邀而獲之虓遂降十一月秦取二州邛笮夜郎皆

附之秦以楊安鎮成都毛當鎮漢中姚萇屯墊江王

統鎮仇池堅欲以周虓為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

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

貴不以為榮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氏賊

嘗值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

虓攘袂厲聲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秦人以虓

不遜屢請殺之 以王坦之為中書令領丹陽尹○彗

星見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

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

秦二十一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氏布列朝廷臣竊憂

之言之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

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

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不獲朱彤趙
整固請誅諸鮮卑堅不聽整宦官也博聞彊記能屬
文好直言面諫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
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鷲室但見浮雲蔽白
日堅改容謝之

二年 秦建元 春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兗等州軍事

詔謝安總中書 安好聲律暮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坦之屢書苦諫曰

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三年 秦建元 夏五月徐兗都督藍田侯王坦之卒

臨終與謝安桓沖書惟以國 **以桓沖為徐州刺史謝**

安領揚州刺史 沖以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

秋七月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 猛寢疾秦王堅親

遣侍臣徧禱河嶽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

八月立皇后王氏 后蒙之 **九月**

以徐邈為中書舍人 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邈補中書舍人每被顧問

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為詩章文詞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經帝重覽然後出之 **冬**

十月朔日食○秦置聽訟觀遣太子入學禁老莊圖

識之學秦王堅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

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

老莊圖識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

丙子

太元元年

秦建元十二年是歲

春正月朔帝冠太后

歸政以謝安為中書監錄尚書事○秦遣侍臣分巡

郡縣秦王堅下詔曰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為自丞

郡縣相違世鬚髮半白今天下既無丞相或政教淪

替可遣侍臣分巡郡縣問民疾苦秋七月秦遣兵擊涼州八月敗其

兵涼將掌據死之張天錫降天錫荒于酒色不親庶

妾之子大豫人情憤怨秦王堅以天錫臣道未純遣

將軍苟萇梁熙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

詔徵之若有違命即進師撲討負殊至姑臧天錫會

官屬謀之皆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今一

旦委身賊庭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若悉境內精兵

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

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負殊曰君欲

生歸乎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屈天錫怒射殺之其母

嚴氏泣曰秦主橫制天下兵不留行汝若降之猶可

延數年之命今既抗衡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

使將軍馬建帥眾二萬拒秦八月秦師濟河天錫又

遣掌據帥眾三萬軍于洪池苟萇使姚萇為前驅馬

建迎降據兵敗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伏劍而死秦兵

遂至姑臧天錫面縛出降涼州郡縣悉下秦以梁熙

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封天錫歸義侯初秦兵之出也

先為天錫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熙清儉愛民河右

安之桓沖聞秦攻涼州遣兵詔除度田收租之制初

分道撓秦以救涼不克而罷詔除度田收租之制初

帝減田租畝收二升至是除之王冬十一月朔日食

公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

○秦遣兵擊代敗之十二月代寔君弒其君什翼犍

趙于若文堂

通鑑綱目卷五

三

崔

秦討殺之遂分代為二部劉衛辰為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遣行唐公洛鄧羌朱彤等將兵擊之以衛辰為鄉導代王什翼犍使南郡大人劉庫仁將兵拒戰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奔陰山之北聞秦兵稍退復還雲中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庶長子寔君遂殺諸弟併弒什翼犍秦兵趨雲中部眾逃潰國中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亂故鳳具以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庫仁勇而有智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而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孫永為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為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使統其眾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疆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

蜀漢轉運萬里道確相望兵疲民困危亡近矣

丁丑二年秦建元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朝貢于

秦○秦以熊逸為將作長史趙故將作功曹熊逸屢

器玩之盛堅以逸為將作長史大修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

朱序為梁州刺史鎮襄陽○秋七月以謝安都督揚

豫等州軍事○冬十月以桓冲都督江荆等州軍事

謝玄監江北軍事桓冲以秦人疆盛欲移阻江南奏

楊亮守江夏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優游散地常憤邑形於詞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

能違衆舉親云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為不然
超曰吾嘗與云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
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云鎮廣陵募驍勇之士得彭
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
戰無不捷時號北散騎常侍王處之卒初謝安欲增
府兵敵人畏之修宮室處之
曰中興之初即東府為宮殊為儉陋蘇峻之亂成帝
止蘭臺都坐不蔽風雨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
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
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官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處
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
修室屋為能邪安不能奪故終處之世無所營造
臨海太守郗超卒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
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
不爾即焚之超卒愔果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温往
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三年秦建元四年春二月作新宮○秦寇涼州夏四月陷

南陽秦王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苟萇石越慕容垂等

以為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

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丕督諸將

攻中城序毋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西北隅

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及

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

桓冲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不敢進丕欲急攻襄

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

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緩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

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不從之
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
秋七月新宮

成○秦遣兵分道寇盱眙彭城魏興彭超請攻沛郡

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為基劫之勢東西並進

丹陽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俱難帥步騎七萬寇

淮陽盱眙八月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衆鎮
姑孰以禦之秦又使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
九月秦王堅宴羣臣秦王堅與羣臣飲酒以極醉為
限趙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

道守君文堂
通鑑綱目卷之六

垂酒池杜康妙識夷狄先知紂喪殷邦傑傾夏國由
此之言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
宴羣臣禮飲而已冬十月大宛獻馬于秦不受大宛獻汗血馬于秦秦王

堅曰吾嘗慕漢文帝為人用千里馬何為命羣臣作止馬詩而反之秦豫州刺史苻重
謀反赦就第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秦王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即命光收重檻

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四年秦建元五年春二月秦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秦

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眾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父而無效請徵下廷尉秦王堅遣使持節切讓丕等賜丕劔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吾也不等惶恐命諸軍并力攻襄陽堅欲自將來攻陽平公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親勞大駕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乃止朱序屢破秦兵遂不設備丕命諸軍進攻督護李伯護為內應遂克襄陽執序送長安

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伯護為不忠斬之秦將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梁成為荊州刺史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秦陷彭城淮陰謝玄帥救彭城軍于泗口欲遣間使報戴逯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玄遣之為秦人所獲厚賂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揚聲遣軍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遂帥眾奔玄超遂據彭城留徐襄守之南攻用殆俱難克淮陰留邵保

戊三月詔減省用度詔以疆場多虞年穀不登其供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夏四月秦陷魏興太守吉

挹死之秦韋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

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言祖冲開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挹參軍史穎逃歸得挹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五月秦陷盱眙進圍三阿謝玄連戰敗

走之秦俱難彭超拔肝昭執內史毛璩之遂圍田洛
自廣陵救三阿難超戰敗退保肝昭六月玄進攻之
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
橋難超退屯淮北玄謙共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
難超北走僅以身免玄還廣陵加領徐州刺史秦王
堅大怒徵超下廷尉超自殺難削爵為民謝安為相
秦人屢入寇衆心危懼安每鎮以和靜其為政務舉
於王導而謂文雅過之安秦大饑

庚辰

五年秦建元春秦復以苻重為鎮北大將軍守薊○

秦作教武堂

秦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

之地什得其八宜稍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
戰鬪之術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
何患不習於兵而更使受教於書生非所以彊
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堅乃止夏四

月秦幽州刺史苻洛及苻重舉兵反秦遣兵擊之斬

重擒洛赦之

秦行唐公洛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

三司不得由是怨憤秦王堅以洛為益州牧洛謂官

屬曰孤不得入為將相而又投之西裔於諸君意何

如治中平規曰主上窮兵黷武民思息肩者十室而

九宜聲言受詔盡幽州之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郊

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西土天下

可指麾而定也洛從之四月帥衆七萬發和龍堅遣

將軍竇衝呂光討之北海公重悉薊城之衆與洛會

屯中山五月衝等與戰敗之擒洛送長安重走還薊

光追斬之幽州悉平堅赦洛不誅徙西海郡司馬公

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為治況它人
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狃於為逆行
險微幸雖力屈被擒猶不愛死亂何自而息哉以

謝安為衛將軍與桓冲並開府儀同三司

朝廷以秦

謝安桓冲之功故有是命六月秦以苻融為中書監都督諸軍錄

尚書事苻丕為冀州牧苻暉為豫州牧

秦王堅以諸

道行書文堂

分三原九變武都汧雍氏十五萬戶使諸宗親領之
散居方鎮如古諸侯以其子長樂公丕鎮鄴平原公
暉鎮洛陽石越梁讜毛興王騰等皆為諸州刺史堅
送丕至灊上丕所領氏三千戶別其父兄皆慟哭趙
整因侍宴援瑟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
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
當語誰堅

巳辛

六年

秦建元

春正月立佛精舍於內殿

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

內引諸沙門居之

二月東夷西域六十二國朝貢于

秦○夏六月朔日食○冬十一月秦寇竟陵桓冲擊

破之遂拔管城獲其將閻振吳仲○江東大饑

午壬

七年

秦建元

春三月秦司農苻陽侍郎王皮尚書郎

周虓謀反事覺徙邊

秦東海公陽及王皮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秦王堅問其反

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臣為父復仇耳堅泣曰
哀公之死事不在朕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
臣不免貧賤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
具牛為治田之資未嘗為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
明也虓曰世荷晉恩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
先是虓屢謀反左右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
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皆赦不誅徙陽高
昌皮虓朔方之北以皮兄永清修好學擢為幽州刺
史秦徙鄴銅駝馬飛廉翁仲于長安○秦以苻融為

征南大將軍

謀伐

夏五月幽州蝗

蝗生廣袤千里秦遣使發民撲

除秋八月秦以裴元略為巴西梓潼太守

為伐晉故使密具舟

也九月秦遣將軍呂光將兵擊西域

車師繕善入朝于秦請為鄉導

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
王堅以呂光為都督總兵十萬以伐西域陽平公融
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聽桓冲遣兵
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臣竊惜之不聽

伐襄陽

桓冲遣將軍朱綽擊襄陽焚踐

冬十月秦會

羣臣于太極殿

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今四

士卒可得九十七萬欲自將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於是羣臣各言利害又之不少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問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於

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猶疾風之掃秋葉而內外皆言不可何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耳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秦滅六國豈皆暴虐乎冠軍慕容垂獨言於堅曰陛下神武威加海外而葛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衆言豈有混壹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融復諫曰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江東雖微弱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乘間進言堅與遊東苑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堅不聽所幸張夫人諫曰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今朝野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

未癸

何所因也。自秋冬以來，雞夜鳴，犬哀嗥，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詵，最有寵，亦諫曰：「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焉。」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秦大熟，秦劉蘭討蝗，不

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是歲大熟，蝗不食麻豆。此

八年秦建元夏五月，桓沖帥師伐秦，拔筑陽。桓沖帥

伐秦，攻襄陽，別將攻筑陽，拔之。秦遣慕容容垂來救，進

臨沔水，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

沖懼，退還上明，表其兄子石民領襄陽。

太守戊夏，口自求領江州刺史，詔許之。

秋八月，秦王

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等帥

師拒之。秦王堅下詔大舉，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

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

沖為侍中，先為起第，良家子至者二萬餘騎，拜趨盛

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

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諫曰：「垂萇我之仇讐，良

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何可聽也？」堅不聽，入

月遣融督張蚝、慕容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

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謂曰：「昔朕以龍驤

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竇衝曰：「王者無戲言，

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容垂言於垂曰：「王上驕矜，

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堅遂發長安戎卒

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

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

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

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玄為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

桓伊、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時都下震恐，玄入問計

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

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別墅安基，常劣於玄。是

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驕，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

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

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藩。」沖歎曰：「安石

有廟堂之量，不謂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

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

左社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冬十一月謝

石謝玄等大破秦兵于肥水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

走還長安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屯於洛澗柵淮以遏

東兵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

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

馳使白秦王堅曰我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

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

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眾盡至誠難

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

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

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

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

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

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

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撫然始有懼

色秦兵逼肥水而陳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

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

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謂將皆曰我眾

彼寡不如遇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

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

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

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

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

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

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

容置身無所秦主以國士遇我後復為王猛所賣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悉以兵授堅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履齒之折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眾十餘萬慕容農謂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北鄙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颯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止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况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堅至長安哭陽平公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融而後入

讓不受○以王國寶為尚書郎

謝安壻王國寶坦之子也安惡其為人

每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國寶乃譖安于道子使離間之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初開酒禁增民稅米口之徒多毀短安帝稍疎忌之

五石○秦呂光攻龜茲

呂光行越流沙焉耆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固守光

秦將軍乞伏國仁叛據隴右

國仁本隴西鮮卑居勇士川為秦前

將軍從秦王堅入寇叔父步願聞秦師敗率隴西叛之秦使國仁討之國仁遂與步願合眾至十萬據隴石

丁零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叛秦

與斌合

慕容垂至安陽修好於長樂公不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

不謀襲擊垂侍郎姜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勅而後圖之不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叛秦謀攻洛陽秦王堅驛書使

垂討之石越言於丕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心今復資
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不曰垂在此常恐為肘腋之
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乃以羸兵弊鎧給之又遣
苻飛龍帥氏騎一千為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
之帥卿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
弗許乃替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
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
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退告人曰公父子
好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擒耳垂留慕容農及
惜紹於鄴行至安陽聞丕與飛龍謀因激怒其眾曰
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
乃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眾八千夜襲飛龍氏兵盡
殺之以書遺秦王堅言其故而慕容鳳等亦各帥部
曲歸翟斌會秦豫州牧平原公暉遣毛當討斌鳳擊
破斬之垂遂濟河焚橋有眾三萬遣人告農等使起
兵農等遂以晦日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止於
烏桓魯利家利為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
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
志今無故而至此必將有異非為飲食來也君亟出遠
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

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農乃請烏
桓張驥說之驥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

甲甲 九年 秦建元二十年 魏世祖慕容垂元年 後秦
太祖姚萇白雀元年 舊大國一新大國二凡三

春正月慕容垂自稱燕王大破秦兵斬其將石越

正月朔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
變遣人四出求之乃知其人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鳳
勸翟斌奉垂為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平原公暉閉
門拒之斌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
反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
東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稱燕王立統府承
制行事封德為范陽王楷為太原王翟斌為河南王
帥眾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而農亦驅列
人居民為卒斬桑榆為兵裂襜裳為旗使趙秋說屠
各及東夷烏桓各帥部眾數千赴之攻破館陶收其
軍資器械取康臺牧馬數千匹於是步騎雲集眾至
數萬推農為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
肅然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
今之來也皆欲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

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三

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
 女喜悅長樂公不使石越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
 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凌我也必不設備
 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唯敵是
 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越至列人西
 農參軍趙謙請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
 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
 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
 越兵精士衆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
 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出陳于城西牙門劉本
 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
 越越與毛當皆秦驍將相繼敗沒秦人騷動盜賊羣
 起垂至鄴改元服色朝儀皆如舊章農引兵會垂遂
 立世子寶爲太子封拜王公百餘人不使姜讓請讓
 垂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赴
 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永爲鄰好若不以鄴城見歸當
 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
 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
 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喻
 勲舊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受分陝之

任寧可拱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
 冕自可極其兵勢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
 高世之忠更爲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
 各爲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上秦王堅表請送丕歸
 長安堅怒復遣將軍劉牢之伐秦拔譙城桓冲伐秦
 書切責之

拔魏興上庸新城○二月荆江都督豐城公桓冲卒

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謚曰宣
 穆朝議欲以玄爲荊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
 盛又懼桓氏失職怨望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桓石民
 爲荊州桓石虔爲豫州桓伊爲江州燕王垂圍鄴王
 垂攻鄴拔其外郭長樂公丕退守中城垂築長圍守
 之關東六州郡縣多降於燕秦征東府官屬疑參軍
 高泰有貳心泰懼與同郡吳韶逃歸渤海韶曰燕軍
 近在肥鄉宜從之泰曰吾以避禍耳去一君事一君
 吾所不爲也燕擊秦枋頭館陶取之燕范陽王德擊秦枋
 館陶爲鄴中聲援夷夏不從燕者亦尚衆燕王垂遣
 太原王楷與陳留王紹擊之楷謂紹曰今大業始爾

人心未洽，唯宜緩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乃屯於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晏降。於是民夷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晏請款，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三月，以謝安為太保。○燕慕容泓起兵華陰，慕容

冲起兵平陽，秦遣苻叡擊泓，敗死。夏四月，睿司馬姚

萇起兵北地，自稱秦王。泓為秦北地長史，聞燕王垂屯華陰，其眾遂盛，自稱雍州牧。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爭。將若泓何？乃使廣平公熙鎮蒲坂，徵鉅鹿公叡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竇衝為長史，姚萇為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泓聞秦兵且至，懼帥眾將奔關東。叡粗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罷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叡弗從，與戰，果敗。見殺。萇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

奔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縉、尹詳、南安龐演等糾煽羌豪五萬餘家，推萇為盟主。萇自稱秦王，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秦苻定、苻紹以信都高城降燕。○秦遣兵擊慕容冲，破之。冲奔華陰，泓遂進逼長安。秦竇衝擊奔華陰，泓眾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備。大駕送家兄皇帝還鄴，都與秦以虎牢為界，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命暐以書招諭泓，冲及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聽吾死問，便即尊位。泓於是進。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克之。梁州刺史楊亮帥兵伐蜀，屯巴郡。○五月，秦洛州刺史張五虎據豐陽來降。○六月，崇德太后褚氏崩。○秦王堅擊後秦，敗之。後秦王萇進屯北地，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秦王堅自帥步騎三萬以擊

之後秦兵屢敗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水以困之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堅

弟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後秦王苻遣其子嵩為質於沖以請和

燕將軍慕容麟拔常山中山慕容

沖大破秦兵遂據阿房城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于長安秦王

堅聞沖去長安浸近乃引兵歸遣暉拒

沖戰於鄭西沖大破之遂據阿房城

秋七月秦梓潼太守壘襲以涪城來降

○葬康獻皇后 ○燕殺丁

零翟斌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

盟不可負也若其為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

之入必謂我忌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

能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

能為也斌果密與秦長樂公丕通謀事覺垂殺之

秦呂光大破龜茲入據其城龜茲王帛純窘急重賂

諸國兵七十餘萬以救之呂光與戰大破之帛純出

走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官室甚盛光撫寧西域

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

皆來歸附光立帛純弟震為龜茲王

八月燕王垂解鄴圍趨新城初燕王垂以鄴城猶固會僚佐議之

行圍因飲於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

幾不得出冠軍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至是鄴中

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垂曰苻丕必無降理不如

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

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

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

遣都督謝玄率師伐秦取河南太保安奏請乘苻氏

為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

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之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

秦兖州刺史張崇崇棄鄆城奔燕

加太保安都督十

牢之據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

取

五州諸軍事假黃鉞○慕容冲進逼長安○冬十月

朔日食○謝玄遣兵攻秦青州降之○燕慕輿文殺

劉庫仁庫仁欲救苻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繁峙

遠征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部眾加謝玄都督七州

駿馬奔燕庫仁弟頭眷代領部眾軍事秦長樂公不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

郭滿據滑臺顏肱劉襲軍于河北襲克黎陽不懼乃

遣參軍姜讓致書於玄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達

與參軍姜讓密告楊膺改書為表許以王師之至當

致身南歸且議不若從則逼縛與之於是玄遣晉

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朝廷以充青司豫後秦

既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州諸軍事後秦

王萇攻新平後秦王萇聞慕容冲攻長安會羣僚議

經營四方萇曰燕人因其眾思歸以起兵若得志必

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

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長子興守北地自將其眾

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耻

之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萇至大

守苟輔欲降郡人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

今秦猶連城過百奈何遠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

也但恐父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

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為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為

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眾死者萬餘人輔詐

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十二月秦殺其新

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興侯慕容暉

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肅

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

堅乃并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與

太子寶之子盛乘燕王垂復圍鄴謝玄遣劉牢之救

間得出奔慕容冲之且饋之粟○秦梁州刺史潘猛棄漢中走



走不居書堂

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三十一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一

